

一集

詩集

定夷
叢刊
二集



密盦署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出版

定價叢刊二集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著作者 毛陵李定夷

校訂者 吳興包醒獨

發行者 上海國華書局

印刷者 上海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

翻印
所
版權
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中四馬路
國華書局

定夷叢刊二集弁言

序一

空山風雨闢才人慧業之塲大塊文章儲名士丹鉛之料忘憂小艸不植瑤階解語名花尤開琅帙所以蘇世之學兼納支渠載道之文不厭黼藻也然而墳籍廢弛國光凋謝燕臺落落客嗜黃金郢曲卑卑市驚白雪問遣此其安能顧抑鬱而誰語况乎秋風危幕應工燕子之愁曉月明珠正有鮫人之淚尤西堂託名襍俎豈徒然哉孟東野甘作詩因良有以也李子定夷以江左名流爲裨官聖手靈思浣月燦彼心花矯想凌雲屏人牙慧旣名山誇萬卷之多雖敝帚值千金之價曩歲出其餘緒彙爲叢刊初集風行一時雷轟落花依艸邱中郎之才華初日芙蓉鮑明遠所心許譬猶笑傾下蔡固已紙貴雒陽而李子又有進焉者班管在手綺緒紛來夜光羅胸流波不息用是瀰漫尺素滂沛寸心復有其二集之刊或續說部於虞初或助譚資於席上或編譯名人藝史或闡揚形管清芬或嬉笑爲滑稽家言或文藝薈新陳著述於語言文字而外盡得風

流爲雕肝琢腎之辭。寧徒遊戲加以新詞。柳絮繡口並落珠璣。舊帳桃花香奩亦描粉黛。釵鳳鏡鸞之句。豔溢楮毫。香蘭醉艸之篇。芬流竹素。讀是編者信乎玉質金相。珠聯璧合者矣。嗟嗟江山憔悴。千里斜陽。書劍飄零。幾人舊雨。世界鬚眉半巾幘。天下事已無可爲。君家兒女亦英雄。有情人不虛眷屬。此則讀李子書者尤當爲李子浮一大白。也是爲序。

民國四年八月鎮池軼池倪承燦序於春江寄廬

序二

予懷渺渺楚客呵壁而向天人事茫茫王郎拔劍而斫地避萬方之紛擾唯有閉門擁百城之縹緲豈無遺興哉
雖旦暮疾沒世其不聞草木春秋詎憑虛之作傳英雄未遇常以撰述移情歲月多閑乃仗清談送日忠孝節義
者允宜永垂典則播之簡編姦盜邪淫者自應藉示勸懲施以針砭夫偉業儕於功德太上立言休文貫絕古今
茂先博物然搜名經於山海徒誇說部權輿採神記之洞冥尤病詞華荒誕與社會邦家無裨益卽學士文人所
擅排也操觚率爾充棟者汗牛祕笈寥如壽世者毛鳳是無怪工欲善事器必先利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矣欲祛
斯弊端賴高賢浮雲四開清旻一朗如毘陵文豪定夷先生之叢刊其摛藻縟葩取精用宏之傑著乎先生幼稱
穎悟長更峻嶷殼核百家謨觴萬卷賦高軒之過十錦臺鶯談海客之瀛一班窺豹故其文侔潮海學貫中西意
蕊紛飄情花怒放別有志趣假風月以寓雷霆每成冊書驚天地而動神鬼太冲作三都之賦四海交襟笠翁成
一家之言七襄絢彩囊梓單行之本既如火而如荼茲羅叢集之刊亦有條而有蘊蓋歷年所散見付亘古之流
傳應私淑之求公同文之好花原長壽酒可驅愁選手旣極其精嚴愜心尤取乎適當况開府之集幾匯輿亡洛
陽之箋久已名貴乎沙明水淨再蒼一編玉憂金藪類爲六卷有詞皆豔無語不香或綿芊靡曼小紅開稱意之
花或枝槁悲哀慘綠萎相思之樹篇長者則悲歎起伏富有波瀾節短者更冷雋嶽崎落無稟白是真超超元箸
卓卓大方是色卽空以稗作史也亦有紀人紀事定史外之間評妙意妙文廣庚初之新志朱家郭解慷慨生野

乘之光。霍女隱娘粉黛多不櫛之語。龍城駿傑本中原之健兒。燕市狗屠多悲歌之奇士。燃脂錯落發東哲之珠。遺潑墨鑠鏽探王充之枕。祕宋臨川之新語。名流之淵藪所歸。唐李肇之清談。國史之補苴可考。唱家山於破後杜陵。多抑鬱之音。流塊壘以杯餘張固鼓幽閒之吹。非所謂負仲舒之博學。寫永叔之歸田。天人筆參華實。茂並者耶。餘如累池賸瀟錦以屢濯而逾妍。藝苑殘芳。懷則濟張而散綺。零縷片羽居然集腋裘成。禁衛侯鯤另奪庶饑珍異繞梁之音。三疊上江之峯。數青方朔滑稽原歲星之仙岳。義山刻劃成壁月之新詞。又非所謂人口哀梨及根甘蔗。軍堪作殿味美于回者耶。凡茲所述。聊撮其微。至于大言小言。要在見仁見智。總之先生合政事詞章。寓詣諧於莊論。無非指點迷途。寫至理于名言。不啻商量正學。則斯編出現。有不風行乎僕飽食終日。自愧陳人甘拜下風。得瞻新著。昔曾着佛頭之囊。既破格而惠瓊。今不嫌魚目之珠。復貽書以屬序。才慚玄晏。敢思附驥。與榮句撰蒼茫。祇索陽籬。充選冬烘。頭腦喜扶輪。大雅之得人。秋水蒹葭示仰止。高山之誠意。時民國三年冬日。索然陳腐序於蠹蝕移之北窗。

序三

虞初九百小說不廢於明時班氏十家稗官亦登諸正史蓋自春秋既絕秉筆遂出豎儒風雅云亡采詩不來委巷由是歌謡徒作見屏樂官褒貶無權甘儕野乘矣然其始也秉四始三科之旨趣作百家諸子之支流語不離宗言皆有物是以修詞多翔實居然大雅扶輪造論任縱橫敢說斯文墜地泊乎晚近漸失本來圖牛鬼蛇神詬伯益之經傳山海寫雞鳴狗盜比孟嘗之身處崎函何來紅綫名姝偏多俠氣不遇紅綃義妓競走情魔尤其甚者傳浪子之邪緣續祕辛之雜事是眞甘戒違綺語刦墮泥犁派衍卮言價同糞土者矣定夷李子盡焉傷之或運美人香艸之思聲聲含淚或記鴻爪雪泥之迹字字留痕故比小雅之怨誹不亂國風之好色不淫無多讓也例以曼倩之神異爲經無疑之齊諧爲記容有當歟蓋定夷先生雖家住蘭陵笑陽湖之舊派而姓因李樹藏柱下之遺書是以蓄道德而能文章紹五千字猶龍家法究天人而參造化得一萬言倚馬心傳縱傳傾國名花詩刪藥轉不寫薛蘿山鬼詞謝楚騷生面別開匠心

獨運無怪其一編甫出洛陽人抄愛三都續集新刊雞林賈價爭百鎰也又況匹曲江賢媛金鑑錄出自璇闕半錦瑟華年玉谿生猶然綺歲雙聲疊韵譜叶笙簧繡口錦心芳流楮墨是更粧臺之韻事藝苑之美談矣僕文章憎命愧無蘭臺走馬之才詩酒論交雅愛藥店飛龍之句忝疏短引不覺大慙聊同字句清新杜工部詩誇白也還懼言詞蕪雜阮步兵眼乏青兮羲和乙卯雙星渡河之夕潁川秋水譲

序四

涼星在床。愁雲壓屋。悶點更籌。倦披琳軸。居嘗手李子叢刊。初集讀之。旣卒業。頑豔沁心。奇芬襲腦。長篇短牘。擲地鏘金。零錦斷紈。唾天戛玉。卽此片羽吉光。文字固已分著。述之緒餘。盡文章之能事矣。今年秋。李子再激再厲。復不屑鈎心鬪角。賡續其二集。以問世。五光十色。纂合成編。標其目。凡五曰說萃。曰譚藪。曰韻語。曰趣海。曰文賸。續小說。於虞初。多多益善。法清譚。於晉獻。習習生風。信手拈來。史偏艷體。巧思綺合。語妙俏皮。而激越其聲。磅礴其氣。如江海之奔騰。萬丈如山谷之響。應千里者。則李子之新陳文。薈也。末附君夫人墨粹一卷。溫磨手筆。擅道韞之才華。幽秀詞章。譬曹家之格調。從此畫眉才子。筆花旣紅。袖分香却扇。美人詞藻並青衫。奪豔固不徒。月下花前。雙簫修譜。添香刻燭。一袜盟心也。嗟嗟椎心。時事宰相。餘歇後之才袖手神州。英雄無用武之地。對癡人不堪說。夢聊復如此。云云。笑書生何補。譚兵正自不過爾。爾斯文未墜。且著書仰屋以自娛。吾道不孤。更吮墨濡毫。而未已。莫謂高山流水。幾多岑寂之人。須知弄月。

吟風半是牢騷之客。况李子以秦嘉博學偶徐淑清才不費胭脂已刻香奩之集。恰留粉黛同題錦帶之書。風前待月之詞無虛撰述花裏閉門之句合共推敲相得益彰。蘭炷吐秋燈之焰有詞皆豔花箋揚春月之輝是編之出將見風流競賞益傳佳話於詞壇。月旦公評更博歡迎於執圃有斷然者是爲序。

民國乙卯八月鎮海朱仰沙寄恨甫識於春江之黍春室

序五

嗟。嗟。銅。駝。荆。棘。壯。士。愴。懷。風。景。不。殊。孤。臣。雪。涕。若。夫。江。流。滾。滾。落。木。蕭。蕭。牧。馬。悲。鳴。鶻。
雞。啁。哳。以。有。涯。之。知。覺。增。無。限。之。愁。思。人。孰。無。情。誰。能。堪。此。是。以。屈。子。寫。憂。託。辭。漁。父。
莊。生。嫉。世。寓。意。鯤。鵬。靡。不。巧。心。抒。旨。妙。手。含。豪。邇。麗。清。新。琳。琅。珠。玉。及。遞。嬗。茲。襍。則。社。
風。敗。壞。民。德。衰。頽。文。人。著。述。競。尚。狐。鬼。爲。媒。市。儉。發。行。半。屬。淫。盜。之。介。遂。致。虞。初。嗣。響。
達。士。痛。心。齊。諧。志。言。藝。壇。掩。耳。悲。夫。昌。黎。已。逝。疇。起。八。代。之。衰。太。白。雲。遊。孰。辟。萬。人。之。
敵。則。有。毘。凌。望。族。江。左。世家。慨。文。藝。之。式。微。恫。人。心。之。胥。溺。謝。情。軒。冕。畢。志。詞。林。立。愿。
度。人。心。同。菩。薩。(引華嚴經語)旁。搜。軼。事。增。信。史。之。光。榮。多。識。舊。聞。同。照。妖。之。寶。鑑。本。
生。花。之。筆。作。警。世。之。文。豈。特。金。石。流。聲。江。山。壯。采。已。哉。抑。吾。聞。之。感。於。遇。者。觸。途。而。成。
憾。深。於。怨。者。言。哀。而。已。嘆。易。泐。者。鼎。鐘。不。朽。者。竹。素。方。今。國。事。蜩。螗。民。生。鼎。沸。欲。起。舞。
而。無。劍。志。昧。且。而。無。雞。洵。恐。天。都。文。獻。傷。心。等。埃及。之。碑。大。好。河。山。無。處。灑。波。蘭。之。淚。
此。則。定。夷。叢。刊。所。由。作。者。與。下。走。蒿。目。時。艱。痛。心。衰。俗。宋。愚。秉。性。杞。憂。繫。懷。空。蘊。仰。止。

之誠。莫展如舊之契。竊喜附名篇末。幸等韓公母以白眼相加。敢希阮子不瑞。固陋聊
幕贈言之名。深愧無文。必貽效顰之諧。是爲序。

民國四年七月歙縣黃山愚父畏盦吳甲三譔

定夷叢刊二集目錄

卷一 說萃上

歷史小說

兩杯茶

歷史小說

縹渺鄉

言情小說

冤禽淚

言情小說

顧曲緣

倫理小說

女兒劍

義俠小說

鴿原雙義記

言情小說

雙雕福

卷二 說萃下

言情小說

情海朝

醒世小說

自由毒

卷三 談藪

定夷叢刊二集 目錄

贋粉殘芳錄

墨隱廬瑣記

課餘漫墨

卷四 韻語

名人豔史

蘭閨清芬錄

卷五 趣海

也是文集

嚼舌談

滑稽詩話

卷六 文贊

墨隱廬文艸

定夷叢刊二集卷一

說萃上



歷史小說兩杯茶

歷史

小說

兩杯茶

満清三百年間。國內用兵最劇者。首推紅羊之役。論者或謂紅羊實含種族思想。開革命之先聲。或謂紅羊行同盜賊。本無遠大之謀。平心論之。竊國者侯鯤鈞者誅。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從古如斯。於今猶然。譽紅羊者不足爲。紅羊重毀紅羊者亦不足爲。紅羊輕也。顧紅羊起兵於金田僻壤。非有十萬之師。百城之土。而四五年間。戰勝攻克。所向無敵。得地十餘省。擁衆百餘萬。必非偶然之事。揆厥原因。不外兩端。一則以清軍習於逸樂。久不知兵。故多望風而靡。一則以民生憔悴。所在多揭竿以應。故每不勞而獲。然紅羊之得勢。以此。紅羊之失勢。亦未始不以此。蓋揭竿響應者。本不足恃。而清軍自曾李輩興後。暮氣消而兵威震。紅羊遂終於紅羊而已。以余所聞。若兩杯茶教者。亦揭竿以應之類也。

洪軍旣下福山。進而謀規狼山。狼山有清軍駐守。一時未能遽下。會有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者。求見洪軍某帥。願爲內應。以狼山獻。家升爲人素性桀驁。由軍功保至五品銜。食雙糧矣。自以立功多。所得未滿所望。於總鎮不能無怨。以故通款於敵。某帥以家升所陳。未可盡信。笑遣之曰。吾爲若輩誤者屢矣。汝果誠也。當先破通州。爲信。家升諾之而退。與同標陳某謀。陳獻計於家升曰。是可結合兩杯茶教也。家升恍然稱妙。其議遂定。

兩杯茶者。不知其命名之取意也。其教初發現於江蘇裏下河一帶。有某寺住持爲之主教。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皆僧之高徒也。僧死黃茅遂主其教。受戒誦。經斂財聚衆。盛行於通州良民。入其教者在五千人以上。時聞洪軍聲勢洶洶。方欲有所事。忽聞陸陳等不速而至。衆以廣福善辭。令使晤陸陳。家升曰。太平軍聲威日張。旦夕且渡江州。牧憲憲死守孤城。一朝城破。誠恐玉石俱焚。若輩宜早自爲計。非特可以免禍。且能坐致富貴。幸熟圖之。廣福聞言。爲之失色。急前席求計。家升曰。吾與福山某帥有素。可爲若輩先容。惟若輩宜抱定宗旨。勿首鼠兩端。二三其德也。廣福唯唯。家升等遂辭去。翌日。家升復至廣福。且介紹見朝陽。家升曰。吾已將若輩誠意達某帥矣。帥意若輩果願輸誠。當人出千錢。買太平紙萬張。俟太平軍入城時。分貼門首。有此標幟。卽無禍矣。朝陽等唯唯。與家升約期付款。卽編告諸教首。捐斂如數。及期盡納之。家升又曰。天軍甚強。天王尤寶。取天下如反掌耳。若輩欲圖富貴。宜早謀之。否則國事大定。而後一般從龍。舊臣皆將位列卿貳。若輩雖欲營謀。恐亦無隙可入也。爲今計。能出萬串者。六官尙書可立致。卽能出千串。亦不失爲百里侯。吾奉天王聖旨。特具空函來此。若輩朝納。